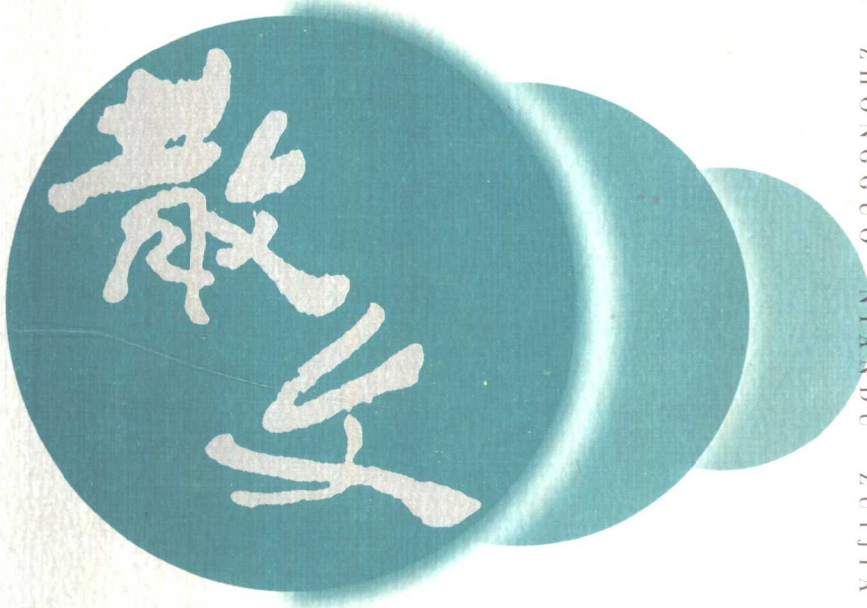


2001 中国年度最佳散文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SANWEN



《散文选刊》 选编 王剑冰 主编

漓江出版社

2001

中国年度最佳散文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SANWEN

《散文选刊》 选编 王剑冰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01 中国年度最佳散文/王剑冰主编;《散文选刊》编辑部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1.12

(年选系列)

ISBN 7-5407-2782-9

I. 2... II. ①王...②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8630 号

2001 中国年度最佳散文

《散文选刊》选编

王剑冰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计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9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册

ISBN 7-5407-2782-9/I·1660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编者的话

王剑冰

21 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一晃眼就过去了,中国的散文界又有些什么动态呢?现在看来最让人高兴的应该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其中有五位作家获得了散文杂文奖的奖项。在此次评奖的过程中,入围的十九位作家几乎全是当前创作最为红火的先锋作家。尤其可喜的是中青年作家占据大半壁江山,其中还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散文新家。虽然最终是少数人获奖,却全面展现出中国散文的希望前景。《散文选刊》于这一年又在云南哀牢山和江南水乡同里举办了两次中国当代散文研讨会;其后,《中华散文》、《散文》月刊、中国散文学会又分别在河北承德、辽宁盘锦、河北秦皇岛举办了散文刊物及作家的笔会、联谊会。散文理论评述方面,也应该说有着可喜的收成,林非、苏叔阳、孙绍振、王剑冰、古耜、李林荣、高深、梁惠娟、梁艳萍、舒晋瑜、刘斌等都有关于创作的论著发表。这些都极好地促进了散文事业的发展。下面对 2001 年的散文创作进行一下简单的阐述:

一、实力派作家依然坚守着主阵地

从 2001 年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散文作品来看,应该说也获得了同往年一样的大丰收。原本在文坛上坚守主阵地的实力派作家,

像季羡林、袁鹰、李国文、雷达、冯骥才、林非、李存葆、贾平凹、梁衡、周涛、王充闾、史铁生、卞毓方、吴泰昌、朱增泉、张承志、张抗抗、毛志成，都有力作行世。我们不会忘记季羡林有一篇著名的《虎年抒怀》曾让人感慨万分，现今季老又写出了《九十述怀》，更让人看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坦荡心胸和乐观向上的人生姿态。袁鹰在2000年曾写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2001年仍然笔耕不辍，《沈园柳老不飞绵》是其代表作。沈园不知留下了多少文人墨客的足迹和感叹，而袁鹰又在这感叹上咏出新的感怀，让人看出不同于一般说情写意的作品。雷达的《秋实凝香》是她近年作品的一个另类，这是一篇带有歌颂性质的作品，作者为一普通的女子涌热血洒热泪，真真切切地诉说，透出一个正直文人的坦荡情怀。放亮文坛的文艺家冯骥才，近些年将目光停驻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上。诸多文章所揭示出的寓意是十分深远的，如《古希腊的石头》。近年来以满腔深情投入散文创作的李存葆，创作出了一系列散文名篇，如《鲸殇》、《沂蒙剿匪记》、《祖槐》、《漂逝的绝唱》等，其以翔实的生活素材和恣肆横流的创作才华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幅社会、历史、自然的生活画卷，并可感到濡染这画卷的哲理与忧思。作者似乎从来都是文泉喷涌一发而不可收，每一篇都认真打磨，所以篇篇都堪称精品。2001年在《人民文学》第11期上发表的三篇散文——《钻石与命运的对话》、《紫砂兴衰记略》、《雪野里的精灵》，同样如此，其以金鸡岭下的钻石、宜兴的紫砂和雪野里的小花三种不同的美物巧构成篇，让人欣赏到一组精巧的文学拼盘。军旅作家朱增泉多次赴中国的大西北，公干之余以文学之笔叙写出一篇篇风景独特、气势恢宏的“大散文”，《居延海》、《喊叫水》是其所具有代表性的两篇，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地名命名的，海与水构成了自然原本的状态。然而时间进展到今天，却真要让作家自心底里“喊叫”水了。作者对自然与生命的关注，代表着一代人士的心声。擅于写政治散文的梁衡，在10月前夕又以一篇《一个大党和一只

小船》感应文坛，让人从心里佩服这样一个关注中国历史和政治命运的作家的独特之笔。其既写出了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的关系，又生发开去，纵横捭阖。作者不是以素材取胜，而是以文才取胜的。2001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张抗抗，在《随笔》第2期发表的《感悟珍珠港》，让人如临其境，心生感慨，那时而泛起的气泡，活泼浮游的小鱼，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写了几年文化大散文的卞毓方，突然扭转笔锋，由大而小，写起了精短美文。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机诡敏捷的才思，其所写的每篇短文，如《沈从文》、《猛洞河》、《张家界》等等，都让人感叹不已，哪把刷子他都拿得起。2001年最感动文坛的一篇散文是阎纲的《我吻女儿的前额》，38朵清洁无瑕的荷花，幻画出一个让人感、让人痛、让人思的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难心肠，成为每一位读者心灵上的创痛。长期生活在伏牛山一隅，对乡村怀有深情的周同宾，以深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40年前的惨景，那是“左”的行为给农民带来的无可想象的困窘。《饥饿中的事情》又一次揭开了久远的伤痛，它提示给人们，时间容易造成淡忘，但历史不能。以书法见长的刘长春在这一年以《墨海笔记》为题写出了一系列的论书散文，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其每一篇文章都容纳了详尽的史实及透彻的解说，这是对当前文化散文的另辟蹊径。

二、中青年散文家势头看好

这一年我们还高兴地读到了如祝勇、张锐锋、王开林、刘烨园、冯秋子、筱敏、马莉、王开岭、庞培、马力、周晓枫等一些中青年散文家的好散文。这些作家同老作家不同的是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及对问题的思考往往显现得尖锐和深刻，而语言又比较鲜活。如张锐锋的《夜晚》，从月亮放置在门外的城市望开去，望到夜的纯洁的黑、神秘的黑、深刻的黑，对这黑的描写覆上了安详、仁慈与温馨，从作

者的笔下似乎感到,我们远离这样的暗夜已经很久很久了,今天方觉出它的美妙。一座漆皮剥落的直隶总督府,在祝勇的笔下拉开了厚重的大门。作者给我们展现的不是在这大门里曾经有过的秩序的改革和带有光点的方略,而是“腐败已经由政治相对清明的建朝初期的个体行为,不可遏止地转化成阶层性行为”。“在整个社会巨大的惯性作用面前,个人的有限的努力很快就会被无情地消解掉。”这只是昨日的历史,而这个历史的大门必须永远地关上,这就是《衙门》带给我们的启示。冯秋子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似乎在向人们娓娓地讲说着关于舞蹈、关于排练的过程,实际上,在这种形体的语言中,会慢慢提纯出某些成分,那便是隐藏在内心的并且通过形体的伸展而释放出的无法用眼泪表达的悲伤。王开岭以35年前一个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石油工业奉献青春的周永臣被错判的遭遇,感慨万分地写出了一个人生命运,在那个时代,它似乎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此篇的意义与周同宾的《饥饿中的事情》是同样的。马力是一个旅人,其在长期的旅行当中不断地写出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散文,而且越写越精到。发在新千年第1期《绿叶》上的《走吕梁》,当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周晓枫的《斑纹》,通过对蛇、蟒、猫、斑马、蝴蝶以及鲑鱼、老虎、奶牛、瓢虫等动物的描写,展现出作者细微而带有质感的心灵。那些五光十色的斑纹,构成了这个世界最美妙的图形,而这正是我们生活中所应相拥相爱的,叙述的过程即表明了珍视。马莉的《伤害》也展示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心理历程。每一种伤害的对面,即是生命的脆弱和尊严,作者甚至写到,应该学会面对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人类的精神和自尊当是至关重要的。

在叙述这些具有实力的年轻作家的同时,还有另一种欣慰,那即是每年都有一批散文新家的崛起,这些散文新家的作品总像一股新鲜血液给文坛注入一种昂奋的活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默默写作了许多年而无大果。但在他们经过了一段沉思和学习重新

出山之后,会连自己都感到惊奋,怎么就猛然间杀出了一条生路,昂昂然被人们所瞩目。刘亮程、周晓枫、谢子安、李汉荣等都是如此。而唐兴顺和谢宗玉在2001年也以其厚实的作品入列其中。在缺水的太行山人手中曾诞生过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旗渠”,这是一条生命的水道,是东方人类的奇迹。唐兴顺在《大道是水》这篇散文中,没有像过去写这类文章予以一味的歌颂,而是赋予了多方的思索。作为一项工程,它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作为水的渠道,它在一年年变得萎缩,它会只成为一个旅游产品,或者一个人类重要活动的遗存,留在人们的想象与赞叹之中吗?作者想寻求的依然是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谢宗玉也如刘亮程一般,写出了自己感同身受的乡村常景。如果说刘文更多地喜欢借助风,谢文则喜欢借助雨。这两种道具都能引动起人们对那个时代故乡的回味和思念。《雨中的变迁》、《夜雨孤灯》、《也是雨水也是眼泪》,每篇散文都揉进了朴素而永恒的感情。从以上这些作者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散文家所选取的角度及事物及对待这些事物的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层面,让人想到“新散文”、“新概念”等一些名词。而正是这样一些散文家的作品,对现今的散文创作注入了活力,才致使散文在不断地改革和发展。我们由衷地期待着更多这样的散文新家出现,以他们更新的视角及创作方式,使散文这块天地拓展得更为宽广和自由。

三、散文创作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久已存在,只是在2001年的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的评奖过程中,经评委们反复地讨论方慢慢地析出来。其一,是散文创作的“靠色”严重。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引发的“大散文”或曰“文化散文”的出现,一批知识积存深厚又有文学才华的学者和作家紧随其后,同样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诸如此类的散文

作品,也同样受到了散文界的关注和读者的好评,且这样的作品也确实给曾是单色调的散文园地带来了一片生机,那是大树与丛林样的生机,让人感到这片园地给予这个世界带来了不可忽略的一处大景观、大视野。然而,尽管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散文即是余氏的专利,但什么事情都怕趋之若鹜。新鲜的东西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乏味和沉重感。因而在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中,这类所谓厚重的文化散文的堆积让评委们感到了无奈。这应该是一个信号,它告诫我们,散文创作应注意它的多样性、多变性、灵活性,对余秋雨,首先应该看他最初给文坛带来的革命性。其二,应当重新提倡精短散文的写作。这些年来,人们都普遍地感到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散文越写越长了,似乎不长就无以言尽所写的事情及所述的道理,或者说就体现不出来自己作品的分量。这同文坛上一度侧重所谓“大散文”有关,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精短的散文所体现出的思想和美质有些并不亚于那些“大”的作品。随着人们节奏的变化,阅读趋向的需求,我们应该认识到,精短的散文写作已像一种回归式,越来越受到报刊和读者的欢迎。诚然,这类写作绝对是应当区别过去那种小花小草的写作的。

2001 年末于郑州

目 录

编者的话	王剑冰(1)
九十述怀	季羡林(1)
沈园柳老不飞绵	袁 鹰(10)
秋实凝香	雷 达(19)
古希腊的石头	冯骥才(38)
抚仙湖里的鱼	贾平凹(44)
钻石与命运的对话	李存葆(48)
境界三帖	李国文(58)
居延海	朱增泉(63)
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梁 衡(71)
病隙碎笔(节选)	史铁生(75)
祝福北庄	张承志(81)
感悟珍珠港	张抗抗(89)
妩媚得风流	卞毓方(94)
我吻女儿的前额	阎 纲(100)
威尼斯泛舟	林 非(106)
我的第一个老师	王充闾(109)

虚 怀·····	孙 荪(116)
说温馨·····	肖复兴(121)
6月7日,合作的夜晚·····	李敬泽(124)
时光堆积的地方·····	朱以撒(135)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	李佩甫(142)
日晷之影·····	赵丽宏(147)
饥饿中的事情·····	周同宾(152)
衙 门·····	祝 勇(164)
咖啡或者茶·····	谢 冕(171)
圣地三女性·····	李木生(173)
拉斯韦加斯印象·····	王洪应(185)
星散记忆中的袁鹰·····	吴泰昌(190)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冯秋子(197)
衰年变法·····	王开林(208)
伤害大山的画家·····	王宗仁(216)
一只金苹果·····	韩小惠(219)
活到老,还要活得好·····	何启治(222)
故乡与我隔水相望·····	庞 培(228)
风声在耳·····	凸 凹(243)
大道是水·····	唐兴顺(246)
故 人·····	鲍尔吉·原野(253)
某族稗史·····	毛志成(258)
伤 害·····	马 莉(269)
斑 纹·····	周晓枫(277)
融融秋阳里·····	王冀沙(290)
走吕梁·····	马 力(295)
撕裂长风(二章)·····	叶恩忠(307)
寻找柏林墙·····	刘上洋(312)

古寺的交响·····	蔡飞跃(316)
三 哥·····	筱 敏(321)
啊！平原·····	李登建(326)
庙 学·····	季栋梁(334)
解读父爱·····	孙武臣(338)
放飞在茫茫大草原上·····	朱金晨(345)
我登上了多雄拉山·····	烈 娃(351)

九十述怀

季羡林

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旧社会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却创造了三句顺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西，九十不稀奇。”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对我来说，却另有一番纠葛。我行年九十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没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的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不会说大话，不敢说大话，在年龄方面也一样。我的第一本账只计划活四十岁到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岁，遵照遗传的规律，遵照传统伦理道德，我不能也不应活得超过了父母。我又哪里知道，仿佛一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这样一来，我能不感到稀奇吗？

但是，为什么又感到不稀奇呢？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待人接物，应对进

退,还是“难得糊涂”的。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李太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不但发已全白(有人告诉我,又有黑发长出),而且秃了顶。这一切也都是事实,可惜我不是电影明星,一年照不了两次镜子,那一切我都不视不见。在潜意识中,自己还以为是“朝如青丝”哩。对我这样无知无识麻木不仁的人,连上帝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会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这种精神状态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龄是六十岁到七十岁。可是,就我个人而论,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开了几十年的会,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运动,做过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检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对别人进行批判,最后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儿对我垂青,制止了我实行自己年龄计划的话,在我八十岁以前(这也算是高寿了)就“遽归道山”,我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恐怕是不会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坏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痒、灾梨祸枣的所谓著述,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恐怕就要“另案处理”了。

在八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十年内,在我冲刺开始以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著作《糖史》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糖史》的写作完成以后，我又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中来。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为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只有时不时地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我只有耐着性子恭候。舞文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当一篇文章正在进行写作时，忽然断了电，你心中真如火烧油浇，然而却毫无办法，只盼喜从天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此时燕园旖旎的风光，对于我似有似无，心里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来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

两部著作完成以后，我平生大愿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蓦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这样的岁数，古今中外的读书人能达到的只有极少数。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来休息片刻，以利再战。这时就想到，我还有一个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乌龟这玩意儿，现在名声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龟”字，唐代就有李龟年、陆龟蒙等等。龟们的智商大概低于猫们，它们决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但是，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向它们喂食时，它们

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没有人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

我的家庭“成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养在大瓷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我认为，甲鱼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存的权利。称之为王八，是人类对它的诬蔑，是向它头上泼脏水。可惜甲鱼无知，不会到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状告人类，还要要求赔偿名誉费若干美元，而且要登报声明。我个人觉得，人类在新世纪、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已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日益证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确与准确。在新世纪中，人类首先必须改恶向善，改掉乱吃其他动物的恶习。人类必须遵守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甲鱼也看成是自己的伙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一来，人类庶几能有美妙光辉的前途。至于对我自己，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放诞不经。如果真正的话，那就，那就——由他去吧。

再继续读我的家和我自己。

我在十年浩劫中，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位倒行逆施的“老佛爷”，被打倒在地，被戴上了无数顶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被打，被骂。最初也只觉得滑稽可笑，但“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最后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此身合是坏人未？泪眼迷离问苍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坏，但在许多人眼中，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然而，世事多变，人间正道。不知道是怎么一来，我竟转身一变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

地下，黄昏时爬上树干，天一明就脱掉了旧壳，长出了翅膀，长鸣高枝，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引得诗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了。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多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并没有那么好。然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这样一来，我虽孤家寡人，其实家里每天都是热闹非凡。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录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挡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毋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我们彼此之间，除了真挚的感情和友谊之外，决无所求于对方。我是相信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是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但又确实存在。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见面时，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既见面则如鱼得水，心旷神怡；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忆念难忘。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有